



15
1125
2



門 45
號 1125
卷 7

漢書第八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問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
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
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
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
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
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曰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念
孫案此文本作旦曰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土
卒多為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
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
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眾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
記陳涉世家作旦曰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
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
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則劉說
不誤

蠶起

楚蠶起之將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言其眾也念孫案
蠶起本作蠶午說見史記宋高中山文選其蠶今本
諸軍字與也下文兩言此國之禍又云刺也
願為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
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叩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叩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叩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叩字皆改

為仰又刪去叩讀曰仰四字矣叩叩字相似故叩誤為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為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什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本

什伯誤作什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匈奴傳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眾則不得言千明矣
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閒當以作阡陌者為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為屯長時事非為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眡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牽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鏃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為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檮棗而為矜義與此同伐棘為矜即上文所云斬木為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鑿鑿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為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鎗乃始言

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
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
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
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
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
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

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

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

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

閩粵傳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通典邊防二迺作仍

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為非而改之

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

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案尚之為配古無諸

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

倉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為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尚字節當字也與尚公主之尚

不同古字當與尚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故一本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尚

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為配尚則不可訓為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為

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僞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為字古通作僞古書為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陽僞即陽為史記作為本字也漢書作僞俗字也山傳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為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為而反以古本為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尊會

迺晨炊尊會張晏曰未起而牀尊中會引之曰方言尊厚也厚會猶言多會說見經義述聞秣馬尊會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釋詞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為國器 唯上亦難勇 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言非獨大王以為弗如雖信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為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揚倅曰唯讀為唯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子

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而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唯竝與雎又俗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同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雎同

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

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為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為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亦讀為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其擊楚也

必不為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為
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為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司言
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為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為二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
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以為陳餘用
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
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
三作不然必為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

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
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
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
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日吾恐阻險
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
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
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
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為豈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
 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
 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竝曰幾讀為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
 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
 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
 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為

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
 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
 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
 為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
 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
 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
 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

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

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歛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為韻好畱為韻情成為韻欲趨為韻利歛為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歛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吡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為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嬾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眾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係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

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而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

京賦曰四海同宅而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
讀危為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為事發覺相重為相累誤
貢父又疑危字為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為詭之借字
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
或作豺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為少宋祁曰路
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為幼少之
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

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

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

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

黃老術

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
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
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
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朴木皮也
柿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

吹削肺是也

今本肺誤作哺顏氏家訓已辯之

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

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並相近肺附

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

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

為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

附待罪行閔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

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

景閔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

今本附作臍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

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榦已良義並同也若以肺為

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諫度也諫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
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亾原者賞不限原亦量
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
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
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
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
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
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
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謫也
謫亦違也謫通作戾鄭注大齊策秦使魏并致帝於齊
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
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
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
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
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
名君乃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
徒狄屬耳

公門下相非恨

讀為恨

疾言辯訟是也曲禮恨毋求勝鄭

注曰恨鬪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鬪于牆毛傳

曰鬪恨也爾雅鬪恨也孫炎本作恨云相恨戾也

李巡云相

怨恨失之辯

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恨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

勇鬪恨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

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

恨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

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

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

亦讀為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

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

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而六傳

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歿也

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

根壘地中 首壘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

屋根壘地中宋祁曰壘作雷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

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函從
干從日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壘地中意函卽壘字
也念孫案漢書作壘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藁
函以爲民先今本函
誤作壘 函卽函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
氣而復生故其根函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
言壘則作函者是也廣韻函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
於紳帶之間釋文
插作函
初洽反胡以函爲壘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
插函古字通則漢書作函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
挺墮墜首壘泥中宋祁曰壘字當是函字亦是也泥中
可言函不可言壘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函又

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
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
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
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
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
見寬傳帶經而鉏休
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
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母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母水舟
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
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母若丹朱敖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
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
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
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
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
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王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
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
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布
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

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縮軍上蘭後擊縮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嬴

或曰畫使嬴伏念孫案景祐本嬴作贏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嬴祖也從衣嬴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嬴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嬴少見嬴而經傳中嬴字皆譌爲嬴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邀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宋祁曰浙本

邀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韋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甯壹念孫案載行也

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

淮南俶真篇注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為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

今本汜作圯乃張必所服改劉攽宋祁已辯之

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管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為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斗桃林之壘，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雒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雒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

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雒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竝作雒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放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大子爲人仁強，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竝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旣言絳灌等則讒

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

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删念孫案宋說是

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爲郎
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
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
史記無

啜血而盟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啜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
啜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
記呂后紀作啜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
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
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
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
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
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
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
之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攤輕車騎

別擊而丞白水北攤輕車騎雖南破之念孫案攤當依
景祐本作雖擊雖輕車騎雖南者上雖是章邯為雖王
之雖下雖是雖縣也二雖字並史記正作雖輕車騎正
音於拱反則已於用反義鄴商傳亦云破雖將軍身氏後人改雖
為攤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
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

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

皆桓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

桓讀為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

日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為和

猶和之讀為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辰績鄭注曰

和讀曰桓逸周書時訓篇將帥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

不和與言權為韻亦讀為桓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

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

帝注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子外儲說左

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駢

而左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為場四出為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晉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桓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

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為和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為牆垣裴駟以拒為方陳皆失之訓拒為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復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軍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

十人皆無軍字

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

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
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
應為侯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縹傳封縹子應為
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史記周縹傳亦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
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
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
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

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縹傳注竝作音多獨明監

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

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

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紂紅反辯

地理志此傳鄆侯下蘇林曰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

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鄆縣之鄆蘇林

周縹傳注孟康地理志酈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司馬貞高祖功臣表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

記周縹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

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

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郢鄆郢鄆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

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有駱之驪音徒河反說文韞富釋韞兒從奢單聲丁可

切鼃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鼃鼃已與

犧罷爲韻

犧古讀若訶罷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

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

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

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疹疹駱馬丁可

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

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

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荅且謂沈說足發

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

之謬也

推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竊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諠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推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為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推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八

漢書第九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為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為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

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念孫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為綦未知所據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為綦而訓為極臣極不奉詔斯為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為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闕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閒注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為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尤窳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麻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
殊為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會其為
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
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
為是謂縣吏中之賢豪
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
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會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
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

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
子纓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

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

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

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
無攝字乃後人以

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

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志四之九

三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為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鉅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曰

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

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

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

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

儀甯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

豈遽或言庸遽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

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為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刑剄也從刀并井亦聲刑剄也從刀并聲是刑訓為剄剄剄也與刑罰之刑不同剄剄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

為剄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為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輶輦者今本輦譌為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

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
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
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
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
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
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
與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

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
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
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
解敘亦同
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會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
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臯陶謨敷納
以言文紀敷
作傳傳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使爲離騷
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
文
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

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
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會時
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會時
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
早會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
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
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
休一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
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
以爲雖偷充腹而與从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
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
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輶車鍛矢鍛俗漢書攷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
作鍛作鍛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
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
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

鏃字形相近而誤也

說見淮南兵略篇

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

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

士禮記作鏃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

單極之統斲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

靡與摩同

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靡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

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

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

蔽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為插說文插刺內也

內與入同

大徐本為作刺內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

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其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為

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

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番地中為

事

番與插同

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

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傳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始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竝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何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竝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騶侯名正有它心止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尚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

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

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

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貳鶴

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淡退增逝與淡退

對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

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

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為益顏訓為重皆

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

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

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

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
如訓遙為遠亦失之

來崒

異物來崒孟康曰崒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
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崒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
於坐隅廣雅崒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
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崒作集集亦
止也見唐風揚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而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誑也迫迫貧

賤而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誑之誑則音戍或曰怵怵惕
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
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歿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
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
也趨而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為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意
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
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
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
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
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
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
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意億臆竝與意同
說見經義述聞
不治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
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
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
虜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賈子同漢紀孝文
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
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

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虞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虞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為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

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跋籒

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籒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跋籒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

志四之九

古

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若蹠籒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直倒懸而已又類碎且病瘡

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籒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

無蹠字小顏讀為蹠恐亦臆說當是躡字之譌說文躡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達躡籒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念

孫案說文距足下也作蹠者俗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蹠者

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彳聲一也石與彳聲相近石與

庶聲亦相近故盜距或作盜蹠庶與彳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為豆孔庶為韻後漢書

郅暉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籒是古

有蹠籒之語卽此傳之蹠籒師古讀蹠為蹠非臆說也

腳掌反戾故曰蹠籒賈子大都篇亦作蹠籒錢以蹠為

躡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躡為曲脛廣雅曰籒曲也是躡

籒皆有曲義上旣言躡則下不得復言籒史記漢書之

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

字連文者愧當為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

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

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
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慎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
篇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
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作
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
知此廉愧為廉醜之誤遊之風全莊古無以醜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
失失與洪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
為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
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為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為
急至於俗流洪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為怪也賈子俗激

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
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
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
孫案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
豈不可為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
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可為寒
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
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

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

姦人亾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

眾信上不疑惑本作羣眾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

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

眾信為句師古曰眾信謂其為忠信也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

眾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亾所幾幸對上文姦

人幾幸而言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眾心疑惑而

言羣眾即眾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眾成朋賈子俗

激篇正作羣眾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

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為書

瞽為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賡賦大

矇誦楚語曰史不失書矇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盧辯注反以夜為史之誤失之列女

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

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

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

之耳

視已成事

志四之九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
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
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也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也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為不如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為吏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說苑尊賢篇亦已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訪之指

開於道術何智訪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訪之指本作智訪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為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訪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訪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

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
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
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
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
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
作司空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
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
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
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
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
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
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外而外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外而外耳猶言外則外耳
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外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面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

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脩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捷之江

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

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

孫案捷當為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

似因誤而為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

字作捷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謬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夷伯立柶風謚正義

引作建伯蓋從夷從建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

字故訓為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為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

捷為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

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

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氏穀

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

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

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

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

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竝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

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鬻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

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畱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畱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竝同也鼂鎔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鎔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

李尋傳曰唯財畱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畱
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畱計也師古以財為裁量非是師丹傳曰
唯陛下財覽眾心言唯陛下少覽眾心也財與裁古通
用亦通作纒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
僅同

爰盜鼯鎔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為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
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
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

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
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外陛下有殺弟名柰何念孫案霜當
為霧霧字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為霜考史
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竝作霧露
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語意即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亾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竝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

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眾金所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

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騶發竝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竝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歠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歠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歠病歠也執謂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

歠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歠者曰漬今本漬作漬注云漬謂相灑汗而歠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瘡何注云瘡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灑于遂傳曰灑者何灑積也灑積卽漸漬注云灑之爲歠積歠非一之辭故曰灑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漬漬積瘡竝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

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
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
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
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
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為寬廣虛為空虛則廣虛
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
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

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為廣大之
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竝與曠
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
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
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作灑灑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
疑諸侯即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
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

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

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

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

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

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

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

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竝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

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

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如淳曰俱外罪也盜玉環不若

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

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

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為

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

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

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聞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咸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

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犬戴記係傅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
 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
 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
 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
 中取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為取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會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竝作河
 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
 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
 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
 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
 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

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
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
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
言工誦箴諫瞽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
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鄧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漢紀
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一日正諫

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
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
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瞽夜誦詩工誦正諫疑
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
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
也念孫案道諛即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為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俗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疆

固非為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

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雍音於龍
 反念孫案雍讀為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并九二甕
 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
 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
 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
 篇作蹈流之
 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
 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
 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外猶懼形骸之不
 淡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
 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為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為初蹈雍

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
 鄭注中庸訓素為向故以素為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
 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謂見情
 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
蔡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
 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

不成而外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
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
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并殺其九族殺則
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
無荊字案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錯
亦滅荊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
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
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或時
誅軻九族眾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
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荊軻滅族之事矣且荊軻湛
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荊字若無
荊字則應注當云軻荊軻也今直云荊軻爲燕刺秦始
皇則正文原有荊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荊字遂云
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荊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
記新序文選皆有荊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
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
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
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
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
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
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
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
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執字之
誤也俗書執字作執勁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
字作勁二形相似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
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
不知勁爲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
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
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有此
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

以為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思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下言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笮之塞

笮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毋駝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

南距羌筏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鎔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鎔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鎔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竝也言郡國之貢賦竝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竝也微子曰小民方輿相為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竝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始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竝作方是方與竝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竝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竝

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謂竝兩舟也

所以為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允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允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為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身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

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行上文云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為二義矣今案內讀為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紕納也又曰納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為納頭矣

漢書第九

漢書弟十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寶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

也曰辭獄請大害要博言獄請書獄請不書也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

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

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偕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

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雷侯世家義不為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撓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案撓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雷畏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雷止也撓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為迟說文迟

曲行也從彡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讀若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撓迟曲也是撓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撓當斬淮南子論篇云令曰屈撓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為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撓曲也二字各為一義不得以逗撓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作逗故誤訓為逗畱師古不知逗為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

小司馬以至於它為至於他處尤

非解漢書者不以至於它為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

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幽風

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埴室室為韻小雅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為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穎曰邳至也邳隆即至隆

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

也父讎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

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郡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駿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

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歾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
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
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阜牢
服牛馬今本阜誤作帛衣
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
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
見匈奴三人與戰馱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
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
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
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
收從數十

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
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
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
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
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兵約
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
十騎從之從同義

志四之十
六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竝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惑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竝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口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亾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

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
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入漢無所謂天子客
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
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為見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
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念孫案見
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猶論語言何以文為何
以伐為耳若云何以女為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
紀作何用見女為兄弟乎為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為也

絕不飲會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會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
會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為之說曰飲
於禁反會讀曰飲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
謨依顏本漢服飾部三此卷與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
書刪與字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
絕不與飲會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
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會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
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
作絕不與飲會

志四之十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歟。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某，與某相似。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

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歿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歿，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歿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為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歿同。說文：歿，終也。或作歿，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外，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濶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仍改苦為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斲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斲其罪，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斲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本及史記竝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詳見史記。道即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為路旁，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者，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即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為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念孫案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補翁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褒然為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為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為進猶為近之師古訓為盛服貌則與為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志四之十
三
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為本下文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揆揆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為大而仲

舒則訓元為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為大也春秋繫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若訓元為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為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而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

所謂

凡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累

久也

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竝同

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

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為整齊春秋繫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嶧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嶧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嶧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嶩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峩鬱二字而隆崇律嶧不與焉且峩字有音而嶧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嶧作畢崟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而都賦巖峻嶒嶒而京賦隆屈崔嶧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峩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嶧四字與越本景祐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崱為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為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轉

軼野馬轉駒駖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為突也轉讀為躓躓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躓蹋也說文躓躓也躓躓躓也舊本為作衛也今據躓字注及

牛部躓是躓為蹋也躓轉二字竝音衛故字亦相通言字注改突野馬而蹋駒駖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躓躓蛩麟距虓軼野馬轉駒駖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為過郭訓轉為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為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柂

浮文鷁揚旌柂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柂拖也史記作揚桂柂集解引韋昭曰柂檝也文選作揚旌棹本作柂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為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柂韋昭訓柂為檝是也

桂柂謂以桂為楫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柂也浮文鷁揚
桂柂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為文旌字隸書或作桂與
桂字相似柂與柂亦相似故桂柂譌為旌柂張揖謂建
旌於船上而訓柂為拖郭璞訓柂為船舷而謂樹旌於
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
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
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
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干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
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
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
倉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
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
義為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
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
曰𦉰和也從甘麻麻調也𦉰音甘麻音歷周官遂師注曰磨者
適歷疏曰分布帑疏得所名為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
適歷聲轉則為勺藥楊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會。見文選注蕭該亦云：芍藥香草，可和會。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會。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為音訓，斯為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離山神也。字則單作離形。若龍子乃從中，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會乎清而游乎清，螭會乎清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為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離，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為何物乎？

崇山轟轟龍從崔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從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塞戕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賦之補轟森葦蕪城賦之轟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轟轟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嶮築堂案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混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突釋文突鳥弔反郭徒忽反字

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突突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

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窾窾窾窾窾與

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頰杳眇而無見

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文選如是楊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

誤而師古無音則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

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為室

若窾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

斯為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娛音許其反

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

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之改甚矣其謬也

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為樂不訓為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為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為娛之誤明矣娛即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

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又娛汜監水娛史記竝作嬉又

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曰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踔天矯娛澗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為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坻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

坻截辭而成齠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

曰隴張揖曰磧厯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厯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厯然也師古以

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厯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厯之坻坻為

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峻之危

下磧厯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

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豕為韻非與危為韻

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為韻也

要裏緝要裏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更隸續斥彰

長田君斷碑究屈道更跋引漢書緝更裏又引注云更

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子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

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

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為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

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

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即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隣

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

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志四之十
三
繇貌

長眉連娟微睇繇貌郭璞曰繇貌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繇貌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驢瞳子謂之驢郭璞曰言繇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矐些矐與繇同義貌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繇同義合言之則曰繇貌方言注作繇邈張衡西京賦曰昭貌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昭為眉睫之之閱失竝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繇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僇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替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

為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
 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
 洧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
 李翕析里橋鄒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
 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灤而鑒於澄水
 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為灤扶園切灤與溢聲近
 而義同奉濟以論史齊順當言奉灤則不當言奉灤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
 銜馬勒銜也檠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

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
 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為檠者
 說文齟馬口中檠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
 上者為檠檠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
 異而皆以為馬口中檠字或作檠莊子馬蹄篇云前有
 檠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舛者已過半矣韓
 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檠之備雖造父不能
 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檠而禦捍馬也是銜
 檠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
 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輶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平當從

張說為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楬之間哉義亦與此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闕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闕小顏及劉氏竝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傳二形相似

故傳譌為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為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巫統理順

巫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厖洪憲度著明巫統理順夷

易皆平也。履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卒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

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

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

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貉其抵之獸此導訓釋充武詔云非徒有豫

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

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

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其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

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

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

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詩訓為志
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
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
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
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為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
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默於舜亦見也今本
作爾者亦譌為尔後人因改為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
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
故居今本亦並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
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
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
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
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第十

列傳第十

吳郡不省無漢宗

三 吳郡士史吳郡林惠吳真以文學惠德漢書諸士受

名甲字蓋吳人祖吹文毀兩清湖字主吳此許以縣

漢千乘人也以博國致請辭士念終崇千乘清各非

